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一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五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一

烈祖本紀

烈祖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迹精舍時號李道者彭

奴以唐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

相傳先主家有赤梨樹結

一實大如升會隣里共食剖之有赤蛇在實中大驚已而蛇走先主之母榻下未幾孕生先主六歲而

孤遇亂伯父球攜之濠州未幾母劉氏卒遂托迹於濠之開元寺乾寧二年吳太祖攻濠州得之奇其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齒為兄弟吳太祖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等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

冒姓徐氏名知詰

龍衮江南野史云先主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徐州判官卒于

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為事屬時離亂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衆數十里之地久之聞海賊夏韶衆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往說韶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祧社稷

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夙蘊壯志聞
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
古賢魚水未足為遇韶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衆自海
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行密因自
帥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
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為徒
弟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顙豐顙隆上
短下乃攜歸為己子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
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為徐
溫養子吳越僞史云李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
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鹵昇歸為僕隸
徐溫常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養子以識言東海鯉魚
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識又周世
宗實錄薛居正五代史稱昇為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
苗裔而江南錄則云憲宗第八子建王恪生超早卒超
生志仕唐書陳霆唐餘紀傳亦云建王恪生超早卒超
生志仕

為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元人趙世延南唐書序因云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馬令南唐書但曰先主唐宗室裔也不言何王後按劉恕十國紀年云昇復姓附會祖宗故非唐後而吳越與唐人讐敵備史亦非實錄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歐陽史曰昇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今從之

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已獲一龍而

寤翼日得知誥甚喜

釣磯立談云義祖嘗夢立大水水有黃龍無數旁有古丈夫冠服如

節服氏之形荷一丈戟而立語義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未幾掠得烈祖養為子

知誥天資穎悟

詩話類編載烈祖年九歲詠燈詩有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句

奉溫盡子道溫妻李氏又以同姓故鞠養備至嘗從溫

出不如意輒杖而逐之及歸拜迎于門溫驚曰爾在此

邪知詰曰為人子舍父母奚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

溫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方顙隆準脩上短下語聲

如鐘

江南野史又云姿貌瑰特目瞬如電語言厚重望之懾人與語可愛

每緩步而從者

疾行莫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溫有疾與其婦晨

夜侍旁不去溫益以親子待之令主家務

江南野史曰先主十餘歲

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凡食邑米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稟雖有專吏主職先主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給足之數無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特腍醢饌餽蒸賓客從吏之費槩

量皆中其度建嬪婢嬖嫫寒煥衣御純綺幣
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

吳太祖亦

謂溫曰知誥雋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天祐六年六月自
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
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
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務賦歛為戰守
知誥獨褒廉能課農桑求遺書招延賓客傾身下之雖
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繫吝以宋齊丘王令謀
王翊曾禹張洽徐融為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棕為親吏

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夏城成溫來觀
喜其制度弘麗徙治焉而遷知誥為檢校太保潤州團
練使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溫子知訓
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丘以
知訓旦暮且敗為言是行故天所贊也知誥乃行十五
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知誥即以州
兵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
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常使人察視

民間有昏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屬於知誥武義元年拜左

僕射叅知政事

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鬚

鬚一夕成霜

國人謂之政事僕射

五國故事以徐知誥為政事僕射非

知誥於

府署內立亭號曰延賓以待多士命齊丘為之記由是

豪傑翕然歸之間因退休之暇親與宴飲咨訪缺失問

民疾苦夜央而罷是時中原多故名賢耆舊皆拔身南

來知誥豫使人於淮上貲以厚幣既至縻之爵祿故北
土士人聞風至者無虛日順義初加同平章事領江州
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即以知誥領節度使有徐
玠者事溫為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捭闔之術數勸溫
以親子知詢輔政不宜假之他姓知誥刺知皇恐表乞
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溫死知詢嗣
為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知誥爭權知誥乃使
人誘之來朝留為左統軍悉奪其兵而知誥加都督中

外諸軍事封潯陽公

按後唐戶部尚書李鎡得淮南謀言都督知誥欲舉吳國稱藩願得

安公一言為信安重誨見之大喜遂以玉帶遺知誥其直千餘緡知誥不答鎡坐貶行軍司馬正此時事也

已又改封豫章公太和三年以太尉中書令領鎮海寧

國諸軍節度使出鎮金陵如溫故事留其子景通為司

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未幾封東海郡王天祚元年加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

兵馬大元帥進封齊王以昇潤等十州為齊國已而辭

尚父丞相殊禮明年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閩吳諸國皆

遣使勸進

昇元元年春三月王改名誥冬十月吳主禪位於王甲申王即皇帝位改吳天祚三年為昇元元年國號大齊

通鑑以是年即號唐國今從南唐書先號齊

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是日

白雀翔於中庭乙酉尊吳主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溫為太祖武皇帝丙戌以吳平章事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吳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勲皆為同平章事以

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改尚書省為尚書都省東都
尚書省為留守院改齊明門為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
為江王知諤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為弘農郡公辛卯
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
封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甲午立王
后宋氏為皇后乙未降吳公主為國君丙申封女弟杞
國君為廣德長公主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庚子遣使
如漢閩吳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為臨

川王諡曰靈以禮改葬戊申以皇子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封吳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地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為宣徽院乙卯吳王景通更名璟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王氏為順妃丁巳追封次子景邁為高平郡王長女為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為清訟院封從子景邁為晉陵郡公景遜上饒郡公景邈桂陽郡公景逸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為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封子景遂為吉王景達

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

東都

烈祖倣盛唐兩都之制
置留臺百司於江都

已未升東都海陵縣為泰

州割鹽城泰興如臯興化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規

為刺史丁卯荆南高從誨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己巳吳

越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妻

楊氏為燕國君十二月己卯朔有白虹二庚寅上太祖

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為公王而稱宗配

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

皇后丙午有星孛於北方是時餘干民以母抱其子墜地拔及斫母及未及母自腰以下忽陷地中帝命作濶及鏟之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帝避殿停朝賀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周本薨甲子荆南使龐守規來賀即位丙寅命侍中吉王景遂叅判尚書都省甲戌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三月壬子日有白虹

二壬申大星流於東方夏四月讓皇屢請徙居南平王
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以請五月戊午改潤州牙城
為丹楊宮

一作丹陽

以平章事李建勲充迎讓皇使己未漢

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即位壬戌以左宣威副統
軍王輿為鎮海軍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
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以嚴兵守之丁
卯廣濟倉灾焚米三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月入
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壬午有人獻

毒酒方帝曰犯法自有常刑奚用此為東都留守判官
楊嗣請更姓為羊羣臣亦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
者帝不許既而詔改吳興閣為昇元閣瓦官寺為昇元
寺甲申升池州為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

柳勲律貢方物

所上書稱牋畧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
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

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
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歷
數在躬遂傳玉璽建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
遙浮天浪濶幸遇龍飛之旦用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
戴聖鼓舞激切之至
儀式如表而不稱臣
帝御武功殿設細仗受之命學士

承旨孫晟宴其使於崇英殿奏龜茲樂作番戲以為樂
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為平章事八月戊寅升
洪州瀟灘鎮為清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主遣梅里祿
盧古來聘九月壬戌太府卿趙可封請帝復李姓立唐
宗廟不許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
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駝橋未幾
徙封璟為齊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訃聞詔不視朝二
十七日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契丹主之弟東丹王亦

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
價市羅紈茶藥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
人江文蔚作贊以美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請帝復
姓李氏不許癸亥左丞相宋齊丘平章事張居詠李建
勲樞密使同平章事周宗等表請復姓帝謙抑不敢忘
徐氏恩甲子下其議百官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從
之先是江南童謠有云東海鯉魚飛上天鯉者李也東

海徐之望也蓋言李氏起自徐氏而為君也至是遂驗

江南野史又云初先主有受禪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逮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案釣磯立談賦月詩者為僧范志嵩

又是時江西楊花為李臨川李樹生連理人以為

還宗之兆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

聖文武孝明皇帝帝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

厥後子孫

皆踵其法不受尊號

詔曰廼者干戈相尋地弗而不藝桑隕而弗

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

給復三歲

業馬令南唐書是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藝桑隕而弗

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通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今從二月乙亥改太祖廟

陸游南唐書陳震唐餘紀傳所載

號曰義祖已邅帝御興祥殿改國號曰大唐復姓李氏

為考妣發哀與皇后服斬衰居廬如始喪禮持考妣喪

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辛巳詔國事

委齊王璟

陸氏南唐書云壬午詔以國事委宋齊丘今從通鑑

惟軍旅以聞羣臣

固諫詔以墨綰聽政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

不許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諱乃名晃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昇下詔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帝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非義祖安能啟中興之業乎帝欲祖吳王恪或言恪誅死不

若祖鄭王元懿帝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榮父志志父超早卒志為徐州判官卒官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帝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乃從之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三月庚戌追尊高祖吳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魯祖超曰成宗孝平皇帝配崔

氏曰平貞皇后祖志曰惠宗孝安皇帝配盧氏曰安莊

皇后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

陸游南唐

書曾祖超為成宗孝平王配崔氏為平貞妃祖志為惠宗孝安王配盧氏為安莊妃然四代並尊不應中二代獨誡為王今從歐陽五代史及馬氏南唐書又唐餘紀傳作孝平皇平真妃孝安皇安莊妃疑亦有誤 庚

午作南郊行宮千間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平章事張居詠李建勲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

上帝義為得之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而以神堯
為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孝德皇帝配上帝
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願罷一切偽飾奏
可大司徒宋齊丘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禮部員外
郎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郊以
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時齊丘固爭遂用夏四月
議者哂焉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
大承以輕眇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戲爾公爾

侯各揚厥職不供廼事國有常典夏四月庚辰朝享于

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是夜月當

以子初沒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

江南野史云園丘祭天是

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沒升壇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鈞礮立談云

癸未

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

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

皆五年勿收租稅

又春明退朝錄云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

羣臣

請上尊號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弗類以墜高

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
取其勿復以聞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
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失之符瑞
何為哉江王徐知證等請附姓為李不許戊子進封李
德誠趙王徐知證韓王知諤梁王五月辛亥徙景遂為
壽王立景達為宣城王乙卯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
王徐知諤薨詔遷讓皇之族于泰州號永寧宮防衛甚
嚴康化節度使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乙丑改楊璉為

康化軍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從之丙寅以齊王璟為
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揚
二州牧時帝欲立璟為太子璟力辭因有是命丁未吳
越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崇誨使王崇嗣來
賀南郊是月作北郊於玄武湖西熒惑犯月秋七月丙
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
吳令並行中外遵守甲寅木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于
閏七月八月武昌節度使張宣卒以潤州留後王輿代

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為鎮海軍留後冬十月丁丑

御後樓閱戰馬是歲高麗又遣缺廣評侍郎柳勲律來

朝貢有司上五代同居者江州陳氏以下七家詔旌表

門閭復其家

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會食有犬

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建書樓于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

昇元四年春正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未

頒中正厯厯官陳承勲所撰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

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為奉化軍節度使五月晉安遠節

度使李金全請降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癸卯承裕入據安州甲辰晉馬全節破承裕于城南承裕掠安州南走丙午晉安審暉追敗我兵于黃花谷處恭死焉丁未又敗我兵于雲夢鹵承裕及都監杜光鄴未幾晉斬承裕及士卒千五百人遣光鄴歸帝拒之不受

光鄴通鑑作光業時馬全節斬李承裕于安州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十人

於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光業等至唐先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于淮北遺晉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晉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先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

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先是盧文進之奔吳也先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十人先主惋恨累日故責其違命不受光業云

詔客省使尚全恭如閩

和閩主曦及王延政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薨以徐玠為鎮南軍節度使李金全至西都帝待之甚薄命為宣威統軍秋八月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為鎮海軍節度使丁巳立齊王璟為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

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九月乙丑詔中外致牋齊王如太子禮丁卯月掩木星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日熒惑填歲星聚于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位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內外諸軍優給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帝東巡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丙午罷泰州刺史褚仁規為扈駕都部署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譖仁規在州貪殘因

有是命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

東都入建元門感念疇昔泣然流涕丁巳遣使問東畿

士民不能自存者已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質來貢

方物

唐餘紀傳作柳兢

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宮故第也

馬令南唐書又云存省故老宴於舊宅

以聽事為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

明殿為乾元殿英武殿為明光殿應乾殿為垂拱殿朝

陽殿為福昌殿積慶宮為崇道宮西都崇英殿為延英

殿凝華內殿前為昇元殿後為雍和殿興祥殿為昭德

殿積慶殿為穆清殿

又有玉燭殿見金陵志○王士性廣志繹云南唐宋行宮在今內橋

直對鎮淮為御街

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惇獨米人二斛漢使

都官郎中鄭翱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

巖來賀仁壽節帝欲遂居東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

十二月丙申至自東都右僕射

馬令南唐書作左

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張延翰卒契丹主遣使獻馬百匹是時建學

館於白鹿洞置田供給諸生以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

號曰廬山國學吉州民龍民鬻穀不售禱神祠求旱為

震雷殛死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前泰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以陳覺常夢錫為宣徽副使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

假鴻臚少卿秩

歐陽遇聘契丹假道於晉不能達及境而反是

月漢遣使來約伐楚中分其地帝不許秋七月戊辰詔

曰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幸

處台司且聯戚里靡循紀律敢黷彛章其罷歸私第

先主

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以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先主下有司施

行建勲自知事扶愛憎密取
所奏改之事發因罷建勲

吳越國大火羣臣請乘弊

可以得志帝曰奈何利人之灾遣使厚持金帛唁之

鈞磯

立談曰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為之一空宋齊丘采間進
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
劉我邊陸汚濁我原泉股不附髀終不我用今天實棄
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為後世憂烈祖愀
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為主其心未離橫
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灾睦隣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
子孫付之于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為言
于是特命行人厚遺之金粟繒綺蓋車相望于道焉

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長數尺七十日没遣使振貸黃州

旱傷戶口冬十一月定民田稅

通鑑云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

間稱為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
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為率

內侍王紹顏上書言今

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帝手詔解釋仍令紹

顏告諭中外

時先主勤于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東都
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故紹顏及之

是歲

吳越水民就食境內遣使振卹安集之是時于闐國貢

瑞玉天王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填星退行在畢閏月甲申

朔改天長制置使為建武軍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

巳閩使尚食使林弘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

焚數千家二月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
門下省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事初齊
丘累求預政許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
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求知省事許之其三省事並取
齊王璟參決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為
保信軍節度留後夏四月壽州高思審卒以侍衛諸軍
都虞候姚景為清淮軍節度使宋齊丘稱疾請罷省事
從之五月丙午宋齊丘出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

玠為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丘至鎮衣以視事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庚辰熒惑犯房次將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告襲位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

先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

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

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

夫其為朕舉用儒吏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馬令南唐書載先主詔曰

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岷巖之下徃徃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樞為嫌退以清寧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為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乾乾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今從陸氏南唐書

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石

武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是歲溧水天興寺桑生
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袒而左跪衣袂皆備國人號曰
須菩提帝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有大
喪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
馬三百羊二萬五千二月帝服方士史守冲等金丹疽

發于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

通鑑云唐主嘗夢吞

靈丹旦而方士史守冲獻丹方以為神而餌之浸成躁
急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

已覺躁熱况多餌乎
唐主曰朕服之久矣

羣臣奏事因是往往暴怒然或有

正色論辨中理者亦歛容慰謝而從之庚午疾亟太醫

吳廷紹

一作廷裕

遣信召齊王璟馳入侍疾詔曰廼公廼侯

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

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

罔後天不爾謏祐于有德厥位艱哉是夕殂于昇元殿

年五十六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十一月

壬寅葬永陵帝瀕殂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

七百餘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

又云不可襲煬皇之

迹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為孝子百姓謂汝為賢君矣○釣磯立談云馮延巳等常言興王之功

當先事于吳越閩楚三國上曰常觀劉德輿乘累捷之威羣缺歛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李密勸玄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敬業起江淮之衆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洛而反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驗也錢氏父子動以奉中國為辭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彊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惟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軻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輿稅之入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圭幣以奉四

鄰之歡結之以盟詛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乃外以為蔽障者也數年國內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其氣必倍有如天啟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起而為天下倡云 吾服金

石欲求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又嚙齊王指至血出屬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諸臣多言陛下中興宜出兵恢拓舊土帝歎息曰兵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由是在位七年兵不妄動東與吳越連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我敗將遂通好不絕境內賴

以休息

江南野史曰先主末年慙敷慈恕山林藪澤禁止以時常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

膏血塗于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益不得已而為之性節儉常躡蒲

履用鐵盆益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宮婢裁老醜數

人服飾樸陋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為宮惟加鳴尾設闌

檻而已終不改作

清異錄云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舅案上捧

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馬廐中物喚為金缺

又天資明察不受欺妄嘗遣宦

者祭廬山比還宦者自言臣奉詔即蔬食至今帝曰卿

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肉為馐何為蔬食宦者慚服倉

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帝曰出納有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耶著令外戚不以輔政中官不得預事死國事者給祿三年皆他國所弗及有古賢主風云

論曰烈祖煢煢一身不階尺土托名徐氏遂霸江南挾莒人滅鄆之謀創化家為國之事凡其巧于曲成者皆天也然息兵以養民得賢以闢土蓋實有君德焉東海鯉魚兆雖有自要豈得謂竟非人力也耶

十國春秋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二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六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二

元宗本紀

元宗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元敬皇后初名景通

陳彭

年江南別錄云初名景非是五代史宋史稱景者蓋從顯德時改名耳

風度高秀工屬文

年始十歲官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將軍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事都統烈祖為齊王立為王太子固讓及

受禪封吳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大元帥昇元四年
八月立為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
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為敦睦願寢此
禮烈祖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

予復何憂

釣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
之西楹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

偵之顧見元宗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動靜于是立嫡
之意遂決南唐近事又云齊王凭檻而立皆符所夢上
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者
其惟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七年二月烈祖晏駕

秘不發喪而下制命王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

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己旬日王猶未嗣位
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偕侍中徐玠至柩前手
取袞冕衣王曰大行皇帝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
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境內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
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識
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

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以

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

馬氏南唐書作左丞相今從陸

游南唐書

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

馬氏作右丞相

元帥府掌書記

馮延巳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徙封壽王景遂為燕王

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進封長子東平公弘冀為南昌王

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為定遠軍夏四月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李建勲罷為昭武軍節度使鎮撫州五月司徒兼

侍中徐玠卒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為齊王鄂王景達為

燕王仍命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居東宮

景達為副元帥詔示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

歐史南唐世家云景

盟于昇樞前約兄弟世世繼立

景遂固讓不許給事中蕭儼上疏曰夏

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

奏不報以元子南昌王弘冀為江都尹東都留守八月

乙卯封弟景逵為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

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遇賢兵皆絳衣時謂之赤軍

子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

馬令南唐書作嚴思禮五

代史作嚴思今從通鑑
陸游南唐書唐餘紀傳

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擒遇

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餘賊悉平以恩

為海州刺史鎬為洪州屯營諸軍虞候貶百勝節度使

賈浩為監門衛將軍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翺為百

勝軍節度留後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為鎮海

軍節度使齊丘請歸九華舊隱許之

通鑑云侍中周宗
年老恭謹自守中

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于中主中主
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疏乃出齊丘為鎮海節度使
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中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
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

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是歲
大弟于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玉公而忿邑尤甚

遣公乘鎔航海使于契丹以繼舊好

鎔既至契丹契丹主述律遣元宗書

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閣下貴朝使公
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過遭國禍今年正月二
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
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推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
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咨報公乘鎔等已遣
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令引道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罷為鎮海軍節度使

辛巳勅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

白事餘非名對不得見

初烈祖尤愛景遂元宗奉先志欲傳以位且及燕王翰林學士

馮延巳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故有此詔○江南錄此勅在元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

給事中

蕭儼上疏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况委之大政而

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利也

不報

十國紀年陸氏南唐書俱云宋齊丘亦極諫江南野史載齊丘疏云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議論之

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慄今始即位而不與羣臣明見是陛下偏專獨任自聖情賢而已是以古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苦猶惡陰

而入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今不取

侍衛都虞候賈

崇叩閤切諫涕下嗚咽帝感悟遂諭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厥德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為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遽寢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衛上將軍范陽王盧文進薨夏五月閩人朱文進弑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七月鄂州

王興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為武昌軍節度使壽州姚景

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

使八月幸飲香亭觀蘭

清異錄云中主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為馨烈侯擁培之

具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使查文徽請

伐殷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俾覘建州文徽固請濟

師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共攻殷敗績于

蓋竹待詔臧循屯兵邵武被執死焉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

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敗閩兵
于赤嶺夏五月李仁達以福州來附詔以仁達為威武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己未閩許文禎敗我兵
于汀州軍將時厚卿被執秋七月星見而風雨邊鎬拔
鐔州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丁亥克建州執閩主王延
政歸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安軍松源鎮為
松源縣九月許文禎以汀州王繼勲以泉州王繼成以
漳州來降詔以延平津立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

沙縣隸焉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軍節度使是月遣燕王景達召宋齊丘于青陽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宋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封衛國公但奉朝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勲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醵茶之

貢毛先舒南唐拾遺記云南唐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于面皆淡粧以此花餅施額

上時號北苑妝○談苑云江左李氏別令取
茶之乳作片或號京鋌的乳及骨子等名
始罷貢陽

美茶夏五月李弘義遣弟弘通伐泉州泉州都指揮使
留從效廢王繼勲而代之攻退福州兵帝命從效為泉
州刺史召繼勲還金陵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
史汀州刺史許文楨為蘄州刺史六月以樞密使陳覺
為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秋八月陳覺擅發汀
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攻福
州克其外郭李弘義改名達稱臣于吳越以乞師九月

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漳州將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劒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之以裨將董思安權知州事帝即命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以父名章辭州務詔改漳州為南州是月我兵據福州東武門以諸將爭功不能克帝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

保大五年春正月丁亥朔大雪帝召齊王景遂等登樓

賜宴賦詩

清異錄云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燕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

和時建勲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勲鉉義方同宴夜叉方散侍臣皆有詩詠徐鉉為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書圖畫一時之技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缺立景遂為治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

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

王弘冀為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

王建來歸是月契丹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于境上

辭不赴

江南野史馬氏南唐書載契丹遣二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

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受賜多矣其

他不敢拜命之辱已而嘆曰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

江南

野史云命兵部尚書賈諤入契丹報聘馬令南唐書又作兵部侍郎賈潭遂請差官如長安

修奉諸陵契丹不許

陳桎通鑑綱目續篇云唐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

三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

諸營皆潰東南守將劉洪進等請俟吳越兵去而取城

留從效不欲城平王建封忿陳覺等專恣遂燒營而遁

辛丑從效還泉州遣我戍兵而據之謂戍將曰比年軍

旅屢興冬徵夏歛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帝不能制

加從效檢校太傅宣州徐知證薨夏四月詔即軍中斬
陳覺馮延魯赦諸將不問御史中丞江文蔚彈馮延巳
魏岑同罪異誅坐貶江州司士參軍是月復詔械覺延
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知制誥徐鉉
史館修撰韓熙載論宋齊丘馮延巳朋黨帝罷延巳為
太子少傅貶岑太子洗馬未幾帝命岑復故官齊丘譖
熙載嗜酒貶和州司士參軍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
為神衛軍都虞候五月帝聞蕭翰棄大梁遁歸詔曰乃

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
聞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帶銜不革秋閏七月丁
丑夜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掃太微及長垣至次月壬
辰乃沒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罷為鎮南軍節度
使是歲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軍節度使鄴陽
王鎮饒州

保大六年春正月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為昭武軍節度
使夏四月保信軍留後周鄴卒六月庚寅朔日食秋九

月漢伐河中護國節度使李守貞遣從事朱元李平表

乞師

表曰臣之先世乃唐遠裔錫侯命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勲著于簡冊昔日巢寇犯闕僖昭失御宗社

板蕩為人所有臣雖生于梁末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粗立戰功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頗著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歿戎缺晉鼎覆餗天下橫流強守無主臣不勝忿惋痛心疾首欲効愚忠誅鉏耴豕恢復先業庶安宇內功未及立凶黨俄臨衆寡不敵遂罹危迫臣雖窮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殄餘殲殞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防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忝宗盟敢罄誠欵苟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支救患恤鄰過強附順爰遣偏師出為東援則五伯之風不讓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實君

之惠云云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詔

以鎮海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一月丙寅退保海州是月遺漢主書求復通商且請赦李守貞罪不報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軍張繼蕭處贇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漢亳州蒙城鎮將咸師朗等以歸

江南野史曰時中原

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嘆曰孤不能因其危運命將興
師抗衡中國恢復高太之土宇而乃勞師于海隅孤實
先代之罪人也至于
悔恨百端不能自弭 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

域名香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皆江南
所無也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殺天威都虞
候王建封戶部員外郎范仲敏是月帝聞河中破以朱
元為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為尚書員外郎八
月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
為永安軍節度留後冬十月我師度淮攻正陽敗績十

二月日暈三重丁酉漢密州刺史王萬敢寇荻水鎮是
歲南州副使留從願酖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以附其
弟從效帝不能問詔升泉州為清源軍以從效為節度
使

馬令南唐書載保大三年升泉州為清源軍非是今從陸游南唐書是歲命倉曹參軍

王文炳摹勒古今法帖上石

案馬傳慶言後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入石名曰昇

元帖即此帖也

保大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感召
靡爽比災異頻仍豈人君不德以致之邪抑亦天心仁

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
喻朕意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
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咸賜粟
帛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二月清淮軍將士訛
傳漢將大舉南侵詔燕王弘冀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鎮
潤州周宗為東都留守甲申福州遣諜者詣永安留後
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作亂殺李弘義奔城去文徽信其
言襲福州大敗被執別將劔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

州兵執吳越將馬先進葉仁安等俘于西都夏四月以
陳誨為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
求查文徽八月尚書郎周濬等三人奔漢九月楚武平
節度使馬希萼來乞師

表曰昔先王早以勛業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命之夕顯令兄

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永
命奄弃社稷訃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頤睫即
時奔走哀庭冀處苦山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殄禍
孽豎構隙間離我戚屬汨亂先序潛阻兵戈將謀勦絕
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殫布腹心惟君
存先王之昔好軫太國之武威許出兵援以附不腆庶
俾盜黨免弄
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
凶器云云

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援之冬十月吳越歸查文徽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弑其君希廣自稱楚王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是歲齊王景達改長慶寺曰奉先以資烈祖冥福

保大九年春正月議北征周

缺

韓熙載奏曰郭氏

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于淮上而止

先是契丹侵河南晉主北遷熙

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定在今時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至是又上書云

二月甲辰楚馬希萼使掌書記劉光輔來貢方物三月
壬戌朔冊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
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
為冊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
便宜進討淮南饑夏五月辛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
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六月楚靜江指揮使王逵
執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為
武平軍留後來請命秋七月樂安公弘茂薨九月楚將

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
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甲辰鎬入潭州詔以鎬為
武安軍節度使辭不許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
師取岳州湖南遂平以將軍宋德權為岳州刺史以客
省引進使任鎬為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武平軍留後十
一月遷楚王希萼及希崇于金陵禮官請祠郊廟帝言
候天下一家然後告十二月漢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
來乞援師許之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

傳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馬
希崇為永泰軍節度使鎮舒州南漢內侍省丞潘崇徹
將軍謝貫敗我兵于義章遂陷郴州是歲以安化節度
使鄱陽王王延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改封光山王
保大十年春正月置筠州于高安縣以清江萬載上高
三縣隸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為刺史庚申夜
孫朗曹進作亂攻邊鎬不克奔朗州甲子援兗州之師
敗績于沭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甲辰周人

歸敬權使來言曰爾國助叛得無非計且使潁州郭瓊
遺我壽州劉彥貞書言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為
常事招誘帝頗媿其言命先所得中原人皆禮而歸之
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
人及第

旋復停貢舉○此後凡十七勝

三月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

馮延巳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
及右僕射孫晟並同平章事南漢初乘楚亂據桂宜等
州帝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進圖桂州夏四月

丙戌朔日食遣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巒攻桂州敗績
于城下訓死之巒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
福以族來歸遣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五月致仕司
徒李建勲卒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
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李建期死之丙申
武安節度使邊鎬弃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
刺史宋得權監軍任鎬棄城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
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宋德權任鎬于太社斬裨將申

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巒為信州刺史平章事馮延
已孫晟皆罷為左右僕射十二月雩都令趙暹奔周洪
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是歲大旱南海獻

龍腦漿

江淮異人錄云
能補益元氣

保大十一年春閏正月草澤邵棠上言北朝恭儉修德
恐其南征宜為備三月復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
金陵大火逾月焚廬舍營署殆盡

陸游南唐書云焚
官寺民廬數千間

夏

六月至秋七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

入北境者相繼以鄂州劉仁贍為神武統軍侍衛都指

揮使

江南野史作天威軍都虞候

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為武清軍

節度使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為甚帝使近侍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為姦強奪民田為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于中仰天訴冤道路以目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能不食捍邊事關大利舉國

輒排之奈何乃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
還民詰責車延規欲榜之或譖鉉擅作威福帝大怒趣
歸將沈之江既至怒少解十二月流鉉舒州白水塘竟
不成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鉉表延魯
無才多罪不宜奉使錯坐貶校書郎分司東都是歲復
行貢舉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賁于西北聲如雷周主殂
晉王嗣位漢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師以拒周詔

出兵數千應之至淮北為北師所敗俘我將校于汴州
已而釋之且諭曰歸諭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亦
悔焉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例俘于金陵
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二月命吏部侍郎朱
輦知貢舉

輦素無學術元宗嘗會從臣賦詩輦惟進
一聯不能終篇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

自

十一年六月

一作八月

不雨至於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

鬻糜食餓者夏五月丁亥月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
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為周

將荆罕儒所遣

先是昇元時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

之而匿霸之子軋於濠州至是周亦殺契丹使以間唐與契丹

於是契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為神武統軍侍

衛諸軍都指揮使以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六月周

人侵秦鳳蜀遣間使來告難

馬氏南唐書作七月蜀使來聘

冬十月壽

州監軍吳廷紹罷緣淮把淺兵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爭

之不得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嶽降靈誕生良

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于成績乃遽爾請
罷豈朕不能優禮勲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高祖
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
何恂之事宜強飯扶力爰副朕意宗以老病三表乃許
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為工部侍郎東都留
守以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為東都屯營使十一月乙

未朔周下詔南侵

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
僭稱偽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

招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
起師徒來為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于應接慕容

馮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讐罪惡難名人神共憤○釣磯立談云周世宗侵淮之歲孟貫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

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侵淮南攻自壽州帝即拜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

從嘉為沿江巡撫甲戌周將王彥超敗我兵二千人于

壽州城下己卯周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我兵千人

于山口鎮

五國故事云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遍揚市詬罵市人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

白二人殺之無噍類俄而周改元顯德三年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為戎帥師將屠城而二

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人之言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丁酉周將李穀敗我兵千人于上

窰壬寅周主率師南侵劉彥貞與周師戰于正陽敗績

彥貞戰死裨將咸師朗等被擒

江南野史云時周師棄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

劉彥貞議追之劉仁瞻以為恐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
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貪恠聚歛為務莫知兵法
莫經戰鬪多喜虛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
聞吾至則先遁之不追何待裨將臧師朗等恃勇寡謀
貪功輕敵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為周
師所敗諸將皆沒凡喪師徒七萬歐史南唐世家曰景
以劉彥貞劉仁瞻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
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
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間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
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
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至正陽而重進
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及于
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
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帝欲親

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

亦寢丙辰周主至壽州城下營於巴水之陽命諸軍圍

壽州徙正陽浮梁于下蔡鎮

唐將林仁肇爭之不得

丁巳周徵宋

毫陳穎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壽州晝夜不

息

李贇疑耀云宋太祖為周殿前都虞候時率兵圍壽州常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

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庚申周趙匡胤敗我兵于渦

口都監何延錫戰死是月周命武平節度使王逵攻鄂

州帝詔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計敬洙

不從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耳帝壯之二

月戊辰周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敗我兵于盛唐都監

高弼被執周師遂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

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

時周將趙匡胤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

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

刺史王紹顏遁去壬戌

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遣泗州牙將王知朗

南唐書作承朗

奉

書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願以兄

事歲輸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

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稱臣請罷兵略曰捨短從長
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在格言伏惟皇帝陛下體上聖
之姿膺下武之運協一千而命世繼八百以卜年大駕
天臨六師雷動猥以遐陬之俗親為跋履之行循省伏
深兢畏無所豈因薄質有累烝人今則仰望高明俯存
億兆虔將下國永附天朝冀詔虎賁而歸國用巡雉堞
以廻兵萬乘千官免馳驅于原隰地征土貢常奔走于
歲時質在神明誓諸天地別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

錦綺綾帛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

千石犒軍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巳

五國故事云侍

中周宗既阜于家財輒在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世宗將謀度淮乃使軍中人蒙一羊皮人執一馬偽為商旅以度浮橋繼以兵甲遂入臨淮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

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周遣園苑使尹延範護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延範殺其男子六十人命腰斬

延範以謝國人

江南野史曰先是讓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

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

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與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

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棄城

遁帝遣間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為周人所執復命陳

處堯至契丹乞師竟不返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

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丙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

崇質如周請比兩浙湖南奉正朔表云朝陽委照燭火

收光春雷發聲蟄戶知令伏念天祐之後率土分摧或

跨據江山或革遷朝代皆為司牧各拯黎元臣由是克

嗣先基獲安江表誠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則青雲

之候明懸白水之符斯應仰祈聲教俯被遐方豈可遠
動和鑾上勞薄伐倘或首于下國許作外臣則柔遠之
風其誰不服無戰之勝自古獨高別進金千兩銀十萬
兩羅綺二千疋宣給軍士周主猶未許光州兵馬都監
張延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紹遁還丁酉周師陷舒州
刺史周弘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于
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周遣
供奉官安弘道送李德明王崇質歸國其詔書畧曰朕

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奏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
于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答奉周古也固然
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于此
更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遺將相書期熟議以
復帝命斬德明于都市以私許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
郭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弘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

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于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弘冀悉斬之擢克宏為奉化軍節度使己未王崇質歸國帝復遣使奉表于周云聖人有作曾無先見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時之責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國震驚羣臣惴悚遂馳下使徑詣行宮乞停薄伐之師請預外臣之籍天聽懸邈聖問未回由是繼飛密表再遣行人叙江河美海之心指葵藿向陽之意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

齊王景達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主北還秋七月
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襍紙為鎧羣相保聚
謂之白甲子

亦號白甲軍

周人苦之復東都舒蘄光和滁州

惟壽州圍愈急冬十月周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
皆死惟貸鍾謨以為耀州司馬是月詔省淮南屯田之
害民者十二月遣陳處堯如契丹乞兵

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段處常

是歲小溪場監詹敦仁請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奏場為
縣賜名曰清溪

保大十五年春正月齊王景達遣許文禎邊鎬朱元救
壽州屯紫金山築甬道餉之為周將李重進所敗二月
乙亥周主復帥兵南侵三月己丑夜周主抵壽州城下
庚寅齊王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
忠代之辛卯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
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許文禎邊鎬楊守忠餘衆悉
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喪士卒殆四萬人詔誅
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瞻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瞻

署表降于周

通鑑云周廷構等作劉仁瞻表降

辛丑晝晦雨沙如霧仁

瞻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仍南侵十二月

濠州團練使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周辛

酉周師追敗我兵于楚州應援使陳承昭被執乙丑知

漣水縣事崔萬廸降周庚午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悉

焚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遂入揚州丁丑泰州

陷周師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

五國故事

曰周師未南征時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人頗怪之及揚州建春門有鼃而俗謂之檀出于水次衆以

為應矣未幾周師入先鋒騎兵皆唱
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

是月都城大火一

日數發

中興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
師陷靜海軍乙巳周主率諸將攻楚州宿于城下丁未

楚州陷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

歐史云
彥卿昭

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
城而焚之城壞江南野史云城破之日彥卿與軍十萬
戰而沒無一生還者周師屠城焚廬舍殆盡是月升天長縣為雄

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贊為刺史二月甲寅周師次雄州

文贇舉城降丁卯周主至揚州癸酉次瓜州

五代史南唐世家云

初師南征無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鶴河以通之遂至大江乙亥周黃州刺史司超控鶴都指揮使王審琦

陷舒州刺史施仁望被執三月壬午朔周主次泰州丁

亥復次揚州帝大赦境內改元交泰

馬令南唐書作正月改元交泰非

封皇太弟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

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齊王景達為浙西道

元師潤州大都督已又改撫州大都督立燕王弘冀為

皇太子參治朝政辛卯周主至迎鑾鎮壬辰周耀兵江

口帝懼其南渡遣樞密使陳覺

按周世宗實錄載唐中主表云今遣左諫議大

夫兵部侍郎臣陳覺躬聽勅命益當時所假之官也今從十國紀年

奉表貢方物請傳位

太子弘冀以國為附庸

馬令作遣鍾謨等請傳位

周主始采唐回紇

可汗故事答我璽書稱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

宋史云周

臨汴水置懷信驛以待唐使

帝遣閣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

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沔川二縣在江北

亦割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監南屬不許
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貽書于我允奉正朔
罷兵而止其傳位甲辰遣同平章事馮延巳給事中田
霖使周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及買宴表云臣
聞盟津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既歸推赤心而服衆
皇帝量包終古德合上玄以其執迷未復則薄賜徂征
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荷含容之施彌堅傾附
之念然以淮海遐陬東南下國親勞玉趾久駐王師以

是憂慚不遑啓處今既六師返旆萬乘還京合申解甲
之儀粗表充庭之實辛亥又遣臨汝郡公徐遼客省使
尚全恭上買宴錢表云伏以栢梁高會宸極居尊朝臣
咸侍于冕旒天樂盛張于金石莫不競輸寶瑞齊獻壽
盃而臣僻處偏隅迥承乃睠雖心存于魏闕奈日遠于
長安無由親咫尺之顏何以罄勤拳之意遂令戚屬躬
拜殿廷納忠則厚致禮甚微誠慙野老之芹願獻華封
之祝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

五年

唐餘紀傳云聘獻于周用其顯德年號在本國則仍舊稱今從通鑑用其正朔

凡天子儀

制皆從降損改名景以避周廟諱

周信祖諱也

遣官告于太

廟金陵大霧通夕不解丁未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
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太子少
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以行營應援使林
仁肇為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為奉化軍節度使
乙酉周遣我使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餉國
主御衣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厯

士卒俘于周者皆追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

五代史周世宗本紀

作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

贈劉仁贍太師封衛王孫晟太傅追

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死國

難者追贈有差秋八月始置進奏院于大梁辛丑馮延

魯鍾謨復至周國主手表謝恩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

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

又乞比藩方賜詔書九月丁巳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

殷崇義使周賀天清節冬十月甲午周歸我馮延魯許

文楨邊鎬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一月己亥暴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死十二月以信王景暹為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于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為定式是

時周兵部侍郎陶穀來聘

案南唐拾遺記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

中膳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伎秦弱蘭以為驛吏女也遂敗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穀穀毅然

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弱蘭出歌續斷弦之曲侑觥穀
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
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
弦是何年又案沈遼任社娘傳以此事為穀使吳越事
而女伎則社娘非弱蘭也且云穀贈歌之明日吳越王
召使者曲宴于山亭命倡進社之班在下其服之哀博
陶頗不能別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曰昔稱吳越之女
善歌舞今殊無之陶曰在北時聞有任氏者今安在王
乃使社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為王所盡也社遂歌其
詞飲酒甚樂社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金諸書所載不
同如此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丘幽死

案江表志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

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江南錄通鑑十國紀年則云縊死畢命時嘆曰

吾昔獻謀幽讓皇族于泰州宜其及此夏六月遣紀公

從善與鍾謨入貢于周及還周主謂曰吾與江南大義

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

孫計國主乃城金陵及諸州增戍兵秋七月國主議徙

都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今吾徙都豫章據上

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鎬贊成

之是月用鍾謨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寶與

舊錢並行

洪遵泉志云此錢有三品字八分書者徑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篆文

者徑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重厚銅色昏暗又有面
為篆文背為龍鳳形者又八分書文曰永通泉寶篆書
文曰永通泉貨○大定錄又云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
永安五銖又事物紺珠云永通泉寶右文曰貨左文曰
泉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

十國紀年曰元宗以周師

南侵及割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
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一馬令南唐書曰元宗即位兵屢
起德昌帛布既竭遂鑄唐國錢泉志曰唐國錢五種制
度大小各殊○案元宗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
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九月丙午太子弘冀薨冬十月周命

御厨使張延範來弔祭流鍾謨饒州貶張巒為宣州副
使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十二月罷鑄大錢

建隆元年

是年唐餘紀傳稱交泰三年疑周宋革命南唐或仍本國舊稱今姑從馬陸兩南唐書稱

建隆年號

春正月遣使涖誅鍾謨于饒州誅張巒于宣州宋

受周禪改元建隆放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來歸二月

始鑄鐵錢

泉志云小唐國鐵錢形製肖銅錢之小者

三月遣使貢絹二萬匹

銀萬兩如宋賀即位

宋史作二月今從南唐書

夏四月太子太傅馮

延巳卒秋七月貢宋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紩千

匹絹五千匹又遣禮部郎中龔夔慎儀朝宋貢乘輿服御

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

重進舉兵求援拒之十一月丁未宋平揚州國主遣右
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從鑑朝行在所又遣戶部侍郎
馮延魯貢金買宴并伶官五十人作樂上壽又貢金玉
鞍勒銀裝兵器是歲小臣杜著彭澤令薛良以罪奔宋
獻平南策宋帝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為牙卒國主誕日
宋遣使饋羊萬口馬三百匹橐駝三十自後歲以為常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于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
畱金陵監國壬午發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

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于當塗

江南野史云次于廬山從臣遊

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

至宋家汭暴風飄龍舟幾至北岸

翼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宋以我遷

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上下不能容

羣心思歸國主退朝之暇北望金陵恒鬱鬱不樂澄心

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唐鎬慚懼發瘍卒

江南野史

又云嗣主怒鎬阿旨欲致極法鎬懼縊死

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

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

江南野史云嗣主至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寮于殿上忽見故

太傅宋齊丘自陞而趨
進遂惡之入而得疾

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

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

星竇于南都庚申殂于長春殿

馬令南唐書云大漸之際羣鶴翔于空雙龍據

殿屋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梓宮還秋八月至金

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告哀于宋且請追復帝號許

之宋史云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五日子煜又遣其臣馮謐奉表願追尊帝號許

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宋史無宣字

廟號元宗

五

故事作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非是

明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帝音容間

雅智目若畫

詩話類編云元宗神采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東朝官家南岳真君不如也

好讀書能詩

元宗春恨浣溪沙詞及帝臺春詞稱為絕倫

多才藝便騎善射

少喜栖隱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于紹襲而

止然自附唐室苗裔誅于斥大境土之說及保大中再

喪師始知攻取之難

江南野史云天性儒懦素昧威武

議弭兵務農或

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問兵帝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

數年之有會北師大舉郡縣屢失竟致感國降號賁志

以歿云

唐餘紀傳云中主接羣臣如布衣交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

幘欲冠褐可乎具
侍士有禮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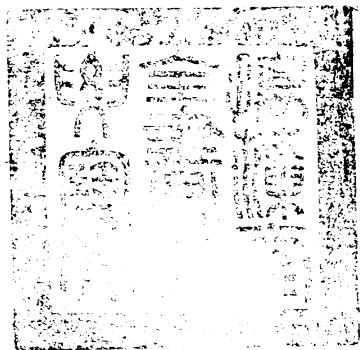
先是烈祖將受禪有善相者烈祖出

諸子見之相者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公然善持守者也及相帝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又帝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居常處以視事左右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其先兆

論曰元宗在位幾二十年史稱其慈仁恭儉禮賢愛民裕然有人君之度然兵氣方張旋經敗衄國威損矣卒之淮南震驚奉表削號豈運會有固然與抑任寄非才

以至此也治亂顧不係于人哉

十國春秋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程澍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九

七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三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三

後主本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母光穆聖

后鍾氏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屬文工書畫

清興錄云後主善書

作顛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一云後主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宣和畫譜云後主丹青自稱鍾峯隱居太平清話云後主善墨竹

知音律廣額豐頰

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惟

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薨徙吳王

五代

史云自太子冀已上五子

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

皆早亡煜以次封吳王

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為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

義輔之張洎主牋奏六月元宗晏駕嗣立于金陵

五國故事

作七月二十九日襲位

更今名居喪哀毀幾不勝大赦境內

五國故事

云煜襲位因登樓建金鷄以肆赦太祖聞之怒問進奏使陸昭符昭符素解給是日對曰此非金鷄乃怪鳥耳

太祖大笑因不問其罪

尊母鍾氏曰聖尊后

以后父名泰章故不稱太后

立妃

周氏為國后徙信王景暹為江王鄧王從善為韓王留
守南都封弟從鎰為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
郡公楚定王子從度為昭平郡公令諸司四品至九品
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于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
同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表陳
襲位凡奉朔稱號等禮悉遵周舊

宋史云煜遣戶部尚書馮謐貢金器二千

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繒綵三萬匹且奉表陳紹襲之意
曰臣本於諸子實愧非才自出膠庠心疎利祿被父兄
之蔭育樂日月以優游思追策許之餘塵遠慕夷齊之
高義既傾懇悃上告先君固非虛詞人多知者徒以伯

仲繼沒次第推遷先世謂臣克習義方既長且嫡俾司國事遽易年華及乎暫赴豫章留居建業正儲副之位分監撫之權懼弗克堪常深自勵不謂奄丁艱罰遂玷纘承因顧肯堂不敢減性然念先世君臨江表垂二十年中間務在倦勤將思釋負臣亡兄文獻太子從冀將從內禪已決宿心而世宗敦勸既深議言因息及陛下顯膺帝籙彌篤睿情方誓子孫仰酬臨照則臣向於脫屣亦匪邀名既嗣宗祊敢忘負荷惟堅臣節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輒萌異志豈獨不遵于祖禰實當受譴于神明方主一國之生靈遐賴九天之覆燾况陛下懷柔義廣煦嫗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遠憑帝力下撫舊邦克獲晏安得從康泰然所慮者吳越國鄰於敝土近似深讐猶恐輒向封疆或生紛擾臣即自嚴部曲終不先有侵漁免結讐嫌撓干旒宸仍慮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構異端潛行詭道願
宋帝賜詔答之
廼鑒燭顯諭是非庶使遠臣得安危懇

自是始降詔而不名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
賦俱征隨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
膠牙稅視是

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擾

秋八月鄂州

王崇文卒以南都巡檢使黃延謙為武昌軍留後九月
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贈賻絹三千匹冬十月以
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鄧王從鎰
為司空南都留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
宗雖臣於中原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

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子紹基來貢是歲宋葬昭憲太后國主遣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會葬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於宋清源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留從效薨子紹鎡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句容尉張佖上封事召為監察御史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以神武統軍朱匡業為

寧國軍節度使潤州林仁肇為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
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宣州何敬洙為左武衛
上將軍封芮國公改朱匡業鎮江州以林仁肇為寧國
軍節度使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彞入貢于宋壬午宋
頒建隆四年歷

建隆四年春正月宋遣使餉羊馬橐駝三月宋出師平
荊湖國主遣使往軍前搗師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
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為清源

軍節度使左武衛上將軍何敬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宋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今揚州民遷江南者還歸故土

宋史又云詔煜應詔橫海飛江水聞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

冬十一月宋

改元乾德十二月國主表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初金陵殿闕皆用鴟吻自乾德後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是歲有二日相觸

乾德二年春三月始行鐵錢

陶岳貨志錄曰韓熙載請以鐵為錢其錢之大小一

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于舊錢稍大而輪郭深闊既而鐵錢大行公私便之

每十錢

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
斬弗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

累六十七萬緡

江南野史云初嗣主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

年而弊百姓盜鑄僅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沉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

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懼之益衆而不止

命

吏部侍郎脩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
人既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

御殿命題親試以中書官涖其事五人皆見黜鄂州黃延謙卒以林仁肇為武昌軍節度使夏五月賀宋文明殿成進銀萬兩秋八月宋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

江案宋史乾德二年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渡

江及百姓緣江樵採是歲以江南海饑特弛其禁今据南唐書則言禁商旅過江豈弛禁在八月之後抑陸游所記年月有異耶九月拜韓熙載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

旨封子仲寓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冬十月甲辰仲宣薨追封岐王十一月國后周氏殂宋遣作坊副使魏

丕來弔祭是時左僕射殷崇義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乾德三年春正月壬午葬昭惠后于懿陵以江州朱匡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五月司空同平章事嚴續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鎰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冬十月宋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弔祭是冬葬光穆皇后于順陵

宋許元宗追復帝號故光穆稱皇后遣使獻宋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

器數百事

乾德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昌軍留後

馬令作武清誤

秋八月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中朝

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冬十月神武統軍朱匡業卒十

二月司空嚴續卒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

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為左
僕射同平章事知制誥張洎言崇義非經綸才不宜處
鈞衡之地不從境內旱宋餉米麥十萬石夏江王景暘
薨冬十一月立周氏為國后

開寶二年春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冬國主較獵于青龍山還憩大
理寺親錄囚原貸甚衆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
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

資庫用

江南野史作給事中蕭儼與熙載同彈奏

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熙

載有焉是歲普度諸郡僧

江南野史曰後主周恤政務曉于禁中卧聽內道場童行

撞鐘有節數喜而名之與剃度為僧而童子姦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于是普度

焉左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

開寶三年春命境內崇脩佛寺

馬令南唐書云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

米絹帛以供之

改寶公院為開善道場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

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為瘤贅夏四月太白晝見

江南

野史云至
秋方沒

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春遣使如宋貢占城闍婆大食國所送禮物

夏四月齊王景達薨冬十月國主聞宋滅南漢屯兵于

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韓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

請罷詔書不名許之

宋史云煜以將郊祀遣從善來貢
會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

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
國主印又上表請所詔呼名

有商人來告宋造戰艦數

千艘艤于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二月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門下

省為左右內史府

馬令南唐書作內侍府

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

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

一作藝文院

樞密院為光政院

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

中朝始去殿闕鴟吻不復設降封子弟封王者皆為公

從善南楚國公從鎰江國公從謙鄂國公內史舍人張

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

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又放王倫等

五人國主以宋長春節貢錢三十萬緡是月殺南都留

守林仁肇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南楚國公從善為泰
寧軍節度使留汴京賜第汴陽坊示欲徵國主入朝國
主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汴京疾病
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四月宋學士盧多遜來聘

求江南諸
州圖經

五月

國主聞欲興師遣使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
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
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為事皆由平先以平

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是歲江南饑宋餽米麥十萬斛廬陵曾某將娶婦忽化為

女

後嫁而生子而

甲戌歲秋遣使求南楚國公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閭門使梁迥來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

助祭國主不答

江南野史云初流言謂北使竊伺後主至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敢登

使者船

宋復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

仲冬有事園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

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賓

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

宋通鑑云曹彬將兵伐江南太祖戒之曰江南之事

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關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

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

穆同日行

宋史云以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曹彬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山南東道節度潘美為

都監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

十萬斤

宋史作茶二十萬斤今從南唐書

又遣起居舍人潘慎脩貢買

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為守備閏十月宋師陷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陷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遺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宋宋師次采石磯破我兵二萬人擒龍驤都虞候楊收獲馬三

百匹

江表無戰馬及是所獲觀其印文皆宋歲賜之馬也

先是池州人樊若水

一作

若水舉進士不第詣宋闕獻策請造浮梁以濟師宋遣高

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

竹絙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入作使郝守

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為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

乃先試于石脾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長驅渡江遂至

金陵

若水先常夜釣采石以絲繩量江之廣狹故尺寸

脂合又江南野史云北朝俾僧于采石磯下卓庵

乃陰鑿穴及壘石為塔濶數圍高迨數丈而夜量水及

王師克池州浮梁遂繫于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釐○

初後主聞作浮梁語侍臣張洎洎對曰載籍已來長江
無為梁之事後主曰吾亦以為兒戲耳及宋師渡江竟
若履平地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宋師至而

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勲機事委
陳喬張洎又以徐元耦刁衍為內殿傳詔遽書警奏日
夜狎至元耦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
陴內庭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
卒號義軍馬氏南唐書作義師今從陸游南唐書分籍者又出一卒號新
擬生軍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

一卒謂之團軍

一作團軍

後作拔山軍保大中許郡縣村社

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碗

江南野史云勝

者加以銀盆

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姓名至是盡蒐為兵號凌

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壻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

聚無賴亡命號自在軍又大括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為

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積紙為甲農器為

兵號白甲軍

馬令南唐書云并北田白甲之類

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

實不可用奔潰相踵是歲金陵苑中鹿作人語叱牧者

明年今日汝等作鬼物

又云苑囿荒涼焉能拘我

有神首見于城樓

大如車輪額有珠光燦如日月數日而沒

江南野史又云北朝兵將

至吉州子城上有神見頭如車輪額上有珠今俗呼為天王樓

時城外沿江列大樓航

皆有將軍之號忽一艘吼聲如雷聞十數里國主降杖

決之又鳬雁自北來者千羣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矢率

白而臭月餘乃止又衛士秦友登壽昌堂榻覆其鞵而

坐訊之風狂不寤識者曰鞵者履也履與李同音友與

有同音而趙則與秦並出者也李氏其將覆而為趙所

有乎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

兵攻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

皇甫繼勲

宋師傳城下後主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

繼勲彗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

十日滅宋師及吳越兵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事聞

收其家誅之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秋鎮南節度使朱

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

時後主以書招南都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

令贊亦未進後
主累趣之乃至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為棧長百餘丈大

艦容千人令贊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

米石浮梁至皖口

馬令南唐書作虎蹲洲

與宋師遇傾火油焚北

船適北風反焰自焚軍遂大潰

宋史南唐世家云令贊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

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以令

暮夜人秉一炬來攻襲北砦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

贊及戰櫂都虞候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感
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
者相枕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

皆不報

歐史南唐世家曰太祖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欲以口舌

馳說存其國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言鉉博學有辨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名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後山詩話載鉉來宋欲以口舌解圍盛稱其主博學多藝使誦其詩曰秋水之篇天下傳誦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因自言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卧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服○宋通鑑云踰月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太祖反復論辯不已太祖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

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

金陵志云李煜隆善馳驛日走四五

軒睦耶

百里宋征江南常往來覘兵勢太祖謂曰昇州平持捷書來當厚賞汝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臣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暝城破之兆也翼日捷書果至乙未城陷將軍昌彥馬誠信及

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

馬令南唐書云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時後

主在圍城作長短句櫻桃落盡一闌未就而城已破

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于

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右內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

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四十五

人肉袒降于軍門

江南野史云初後主既拒朝命不行常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探

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

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是
孫皓叔實不為降國矣至是果然

時昇元寺閣高可

十丈士大夫及豪民富商婦女避難于上者殆數百人
吳越兵舉火爇之哭聲動天宋將曹彬整軍而入彬諭

國主以歸朝奉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

司之籍即無及矣乃聽國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

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曰彼能出降安能

死乎

王陶談淵云曹彬潘美先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
設一獨木板道煜嚮之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

而登焉既一吸曹謂李郎解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
潘甚感之詎可放歸曹曰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

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取死衆服其識量已而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致輜

重登舟一卒荷籠道躋彬立斬之

是日後主以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必得

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

以聞○馬令南唐書云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

千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

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

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泪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

施繒帛

明年春正月辛未至汴京

春明退朝錄云開寶八年江南平留汴水

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為埧閘瀦水

以過舟官吏擊凍督役稍稍則皆荷校甚者劾臯以次

被罰州縣降黜而

乙亥曹彬上平江南露布

日涉錄載昇州打營

杖之者十餘人

擒李煜露布曰曹彬等于十一月一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于網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于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畧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僚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

宋太祖御明德樓以江南常奉

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國主等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賚有差詔曰上天之德本於好生為君之心貴乎含垢江南偽主李煜聚兵峻壘包蓄日彰

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而問罪洎聞危迫累示招攜何
迷復之不悛果覆亡之自掇昔者唐堯克宅非無丹浦
之師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朕以道在包荒恩推惡
殺在昔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彼皆閏位之降君不預中
朝之正朔乃頒爵命方列公侯爾實為外臣戾我恩德
比禪與皓又非其倫特升拱極之班賜以列侯之號式
優待遇盡捨尤違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
將軍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

西郡公太平興國二年後主自言其貧宋太宗命增給
月奉仍予錢三百萬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後主及
南漢後主令縱觀謂後主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
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後主頓首謝三年七月

辛卯薨

一云宋太宗使徐鉉見後主于賜第後主忽吁
嘆曰當時悔殺潘佑李平鉉不敢隱遂有賜後

主牽機藥之事益餌其藥則病前却數十回頭足相就
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伎作樂聲聞于
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又一江春水
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被禍云○又南唐拾遺記云後主
歸宋後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
外雨潺潺云云情思悽切未幾下世
年四十二是日七

夕也

案徐鉉吳王墓誌作七月八日今姑從陸游南唐書

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

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宋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

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王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焜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啟玄明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鄴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

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
於荷全濟之恩謹蓄國之度勤脩九貢府無虛月祇奉
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
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
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祖至仁之
舉大賚為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
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
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
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
等彛登崇名數嗚呼閔川無舍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
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
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
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泣奠凡喪祭所須
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
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勲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
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閭則子左千牛衛大將

軍其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畧靡由
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
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孔
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於是始終不
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
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
俗淳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
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
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
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惟恐其
間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
孔明罕應變之畧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
國道有所在復何媿與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
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靈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
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于竹素其銘曰天鑒九
德錫我唐祚綿綿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

開國承家疆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
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
汚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
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覩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
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
國䟽封新阡啟室人論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
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徘徊驅素虬兮遲
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
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案湖廣總
志言後主墓在通山縣翠屏山北且言李煜卒以五十
二棺同日出葬以為
疑冢此志之誤也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

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軍興之後國勢削弱帑

庾空竭專以愛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

案邵訥見
聞錄李主

國用不足民間鵝生雙子柳條結絮皆稅之此亦傳言者過也

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

內賴以稍安者十有餘年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

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然性尚奢侈常于宮中

製銷金紅羅幕壁而以白金釘瑇瑁押之又以綠鈿刷

隔眼中障以朱綃植梅花於其外

清異錄云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窓壁柱拱

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又云廬山僧舍

有麝囊花一朶色正紫號紫風流後主詔取數十根植

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又詩話類編云後主嘗微行倡

家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駕鴛寺

主傳風流教法其

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餘疋以

蕩侈不羈也如此

為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自入宋忽忽不樂

常與金陵舊宮人書詞甚悲惋不可忍

有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

又念嬪妾散落賦虞美人詞以見志又作長短句云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故臣間之有泣下者

凶

問至江南父老多有巷哭者又素溺竺乾之教度僧尼不可勝算以崇佛故頗廢政事更置澄心堂于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耦元機元榆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降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勲誅死之後夜出萬人斫營招

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為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舉國皆知亡在旦暮而光政副使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

一作張確

其所施為多此類

鈞磯立談曰後主天性喜學問常命諸臣分夕于光政殿

與相劇談至夜分乃罷其論國事每以富民為務好生
戒殺本其天性羣臣議論率不如旨一日歎曰周公仲
尼忽去人遠吾道蕪塞其誰與明乃著為雜說數千
萬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幾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南

唐自丁酉年烈祖改元昇元至後主乙亥歲國滅歷三

主凡三十九年初江南民間服玩侈靡者問之必曰此

物屬趙寶子後主時宮中貯雨水染淺碧為水號天水

碧

又五國故事云建康市中染肆之勝多題曰天水碧
南唐拾遺記云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宋史

云煜伎妾嘗染碧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明煜愛
之自是宮中競收露水染碧以衣之謂之天水碧

趙

宋姓也寶宋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謂天水碧者時及歸
謂逼迫之徵

宋人始悟其先兆又後主嘗造念家山破及振金鈴曲

其聲唯殺辭多不祥又潯陽有海鰓形如大堤長數十

丈食其肉者多死以脅骨為橋脊骨為白識者曰鰓者

鯉類今死則國亡矣

鈞磯立談云後主時潯陽潮退有
一大鰓環體于洲上時時舉首噉

喝水自腦而出數日乃死潯江之人饕餮
其肉世說以為海神鑿腦取珠因以致斃建隆初汴京

士庶樂工少年競唱歌曰五來子自建隆以後荆湖蜀

漢及江南五國果盡朝於宋又開寶中江南得一石凡

數百字隸書連寫從他痛三字至末云不為石子盡

金陵

志又云新脩營一石記連寫從他痛至末云
不為石子盡更出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

皆其預識

也先是元宗保大中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
中有鐵銘云惟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是銘有
引曰寶公嘗為偈大字書于版用帛幕之是時名士陸
倕王鈞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
至卒乃歸其銘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馮
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
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

錯韓熙載皆不能解及後主降宋好事者謂後主生於
丁酉又辛酉年襲位即乘雞也開寶甲戌歲宋師圍金
陵是跨犬也當圍城時曹彬營其南是子建也潘美營
其北是安仁也厥後吳越忠懿王舉國入覲即東隣也
家道闕意無錢也隨虎遇戊寅也又忠懿王小字虎子
一時以為絕解

論曰後主恂恂大雅美秀多文鄉使國事無虞中懷兢
業抑亦守邦之主也乃運丁百六晏然自侈譜曲度僧

畧無虛日遂至京都淪喪出涕嗟若斯與長城之玉樹
後庭賣身佛寺以亡國者何其前後一轍邪悲夫



十國春秋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五百八十四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八

檢討吳任臣撰

南唐四

列傳

烈祖順妃王氏

元敬皇后宋氏

夫人种氏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

吳國太夫人凌氏

順妃王氏烈祖之故配也父戎官吳昇州刺史義祖使

烈祖委禽焉性純孝義祖常臥疾牀蓐間烈祖夜不解帶或聞謦歔聲必率妃與偕往義祖問何人至烈祖曰知誥在斯又問彼更何人對曰知誥之婦累封魏國君未幾薨義祖為感嘆者久之及開國追封順妃

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歸昇州刺史王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順妃早死義祖命烈祖禮為繼室

馬令南唐書云后幼為亂兵畧取義祖得

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汝先主御之遂生嗣主及景遷景達江

南野史云先主婦卒徐溫持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數倍汝可婦之奉汝箕帚今從陸封廣平郡君進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言游南唐書

笑義祖歿于金陵烈祖時在廣陵將奔喪后從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止焉天祚二年烈祖為齊王封王妃娥受禪立為后左右裨贊多所弘益烈祖常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眾及晏駕中書侍郎孫晟懼魏

岑馮延已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
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宗即位尊為
皇太后每元宗來朝惟勞其良苦而已無一言及于治
理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殂祔塋
永陵謚元敬

馬氏作元恭○案宋諤者后之姪也
後為叅軍以國戚故官不甚大云

种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靚粧去飾
而態度閒雅宛若神仙年十六入宮隸樂部

江表志曰
樂部中之

宮伎

俄得幸生景暹

馬令南唐書云久不得幸宋后憐
之為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

亞于后而諸宮罕得進御及生過僭侈尤甚

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

种氏寵日盛封夫人烈祖性嚴重常大怒聲如乳虎殿
陛金環為震動左右皆喪膽褫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
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宮
遇王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
暹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理也若何
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暹愛
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烈祖晏駕种氏泣曰人羣

骨醉復見於此矣元宗即位景暹始封保寧王許神氏

居景暹宮就養進封王太妃

江越表志云封國太妃

元敬皇后挾

舊怨屢欲甘心賴元宗力解乃免竟以壽終

光穆皇后鍾氏父泰章事吳為義祖裨將以計殺張顥有功義祖命以泰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為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澹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娣姒然後

及宮中淮上兵起后為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嗣
立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
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殂是日雨沙
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柱而後起哀動左右祔葬順陵
謚光穆江表志作
光穆順聖
凌氏元宗後宮生韓王從善隨後主北遷封為吳國太
夫人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

繼國后周氏

保儀黃氏

宮人流珠

喬氏

秋水
宵娘

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歸皇宮

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

以燒槽琵琶賜之蓋元宗寶惜之器也后於采戲奕碁

靡不妙絕

經籍志周后有擊
蒙小葉子格一卷

元宗幸南都詔音存問以

令婦稱後主嗣位冊立為國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

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

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

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

毛氏填辭

名解云邀醉舞破調今不傳

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

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足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未幾后卧疾

後主朝暮視食藥非親嘗不進服不解體者累夕后疾已革猶不亂謂後主曰婢子多幸托質君門竊冒華寵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于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又作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粧澤自内含玉殂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有九葬懿陵謚曰昭惠後主哀苦傷神扶杖而起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自稱鰥

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

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

攸宅觸事來津貨盈世逸樂少愁殷沉烏逞兔茂夏凋
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開景顧岸世閨川奔外物交感
猶傷昔人詭缺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憫終古况
我心推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
于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穠挺
秀婉孌開揚艷不至台慧或無傷盤紳奚戒慎肅惟常
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摧秀騰芳鬢雲留鑒眼
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瓊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
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昏燕爾情
好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邀終咸爰協兆俛仰同心
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鳴
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折危言遺精
眇眇哀淚連連何為忍心覽此哀編絕艷易凋連城易
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旦

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奕
碁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葢爰嶺奇器傳華翠虬
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繁洪
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
來近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
度剪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
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秘程
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止永從
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
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
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
輦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穉蓮舞
踈紅烟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輕柔爾
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
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艷爾醉眄情如何其式
歌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

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
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為疇曩嗚呼哀哉
孰謂逝者荏苒彌踈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
心燬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烟
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
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
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
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杳杳想渙乎怛怵
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替亂兮誰
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
哀哉神之不仁兮歛怨為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
重輪兮何年蘭麝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
暄空曖曖兮愁烟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
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著既許簫笳淒咽兮
旂常是舉龍輜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
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

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
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墮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
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拔血撫櫬邀或謂
子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或謂
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
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至死面
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掩其迹云

繼國后周氏昭惠后女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昭
惠后歿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
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

陳致雍攷古今沿革卣具昏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
潘佑叅定鉉曰昏禮吉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
請用樂鉉曰案古房中樂無鐘鼓佑引詩窈窕淑女鐘
鼓樂之則房中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先拜
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舉此以為夫婦之禮人倫之
本請答拜佑以為王者昏禮不與庶人同請無答拜議
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
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懟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

孔亦能為厲乎將納采後主命校鵝代白鴈被以文繡

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民庶觀者盈數萬人

馬氏南唐書云或登

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

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絕憐愛之

後主製樂府艷其事有袂襪金縷襪之句辭甚狎昵頗

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翼日大燕羣臣韓熙載以

下皆作詩諷焉而後主不之譴也

古今風謠載後主時江南童謠曰索得娘

來忘却家後園桃李不生花猪兒狗兒都死盡養得猫兒患赤癰娘來謂再娶周后也猪狗死謂盡戌亥年也赤癰目病猫有目病則不能捕鼠謂不見丙子之年也

后被寵過于昭惠后時後

主常於羣花中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間又柔儀殿設玉太古容華鼎金鳳口罌諸器皆金玉為之璀璨奪目

清異錄云

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山互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貯后于中國亡隨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

例隨命婦入宋宮為燕樂進輒數日裁出出必大泣詈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暴殞后悲哀不自勝亦薨

保儀黃氏世為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
為偏裨恭孝王之難守忠死焉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甫
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即位選為保儀容態冠絕一
時顧盼顰笑無不妍姣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
周后相繼專房燕昵故黃氏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幸御
元宗父子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
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黃氏實掌之

馬氏南唐書云宮中

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

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

不守汝即焚之無為它人所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黃氏亦從北遷卒于大梁

流珠後主嬪御也性通慧工琵琶後主嘗製念家山破昭惠后製邀醉舞恨來遲二破流傳既久樂籍多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理其舊曲顧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失後主特喜後不知所終

喬氏亦後主宮人善書居宮中常出家奉佛後主手書金字心經賜之國亡入宋禁中聞後主薨乃出經捨相

國寺以資冥福書其卷後云故李國主宮嬪喬氏伏遇
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在相國寺塔
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字整潔而詞愴惋後
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見者悲之

案徐
鉉集

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邪

又有秋水宮娘兩宮人秋水喜簪

異花芳香拂鬢常有蝶遶其上撲之不去宮娘纖麗善
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
色瑞蓮命宮娘以帛繞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韞

舞蓮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態由是人皆效之

唐鎬詩云蓮中花更

好雲裏月長新為宵娘作也又南唐拾遺記載宋伐江南時獲後主寵姬夜見燈燭輒閉目云宮中本閣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

日中也其名氏不可考

十國春秋卷十八